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印）

本院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馬叔平先生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一）道光朝及其交涉史料

張井奏署內並屬官並無買食鴉片由

三品頂戴江南河道總督臣張井跪奏爲署內並所屬各官現在並無買食鴉片烟年終遵例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本年六月內閣奉上諭刑部復議給事中劉光三奏請酌加食鴉片烟罪名等情、嚴定條款具奏、著照所議、嗣後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烟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烟之人照販賣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該督撫及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出具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各甘結、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本官徇隱不究、從嚴參處該部即移咨吏兵二部查照辦理、並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照、欽此、咨行遵照在案、伏查鴉片烟害比砒鴆、流毒最劇、臣於署中家屬幕友及長隨書役人等無不隨時嚴查、又念署中爲耳目所及之地、防檢易周、其餘所屬文武官員或舊染未能痛除、或隱匿不肯究治、均難保其必無、現復細加偵查、尙無此等情弊、此後更當明察暗訪、務絕根株、不使日久視爲具文、以期仰副聖乇整飭風俗人心之至意、現屆年終除特將所屬文武應出甘結咨核辦外、所有臣署內並無買食鴉片烟、理合據寔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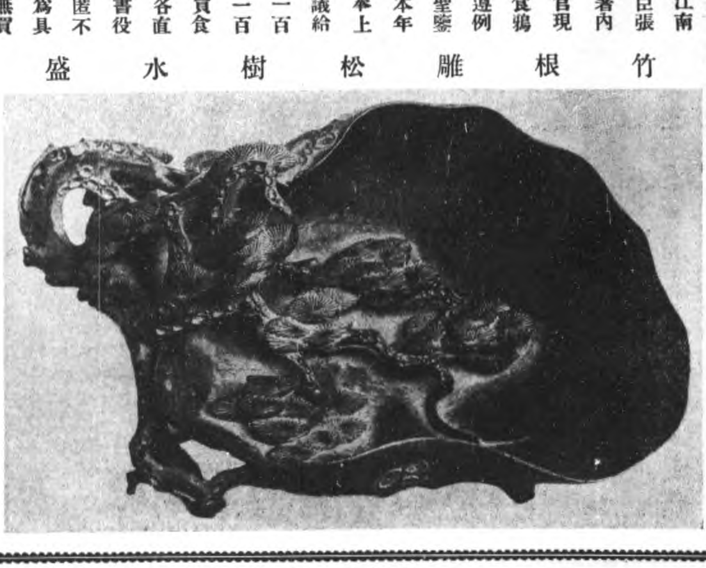
（未完）

西清硯譜摹繪宋硯之一

宋宣和海珠硯

宋宣和海珠硯（背面）

竹根雕松樹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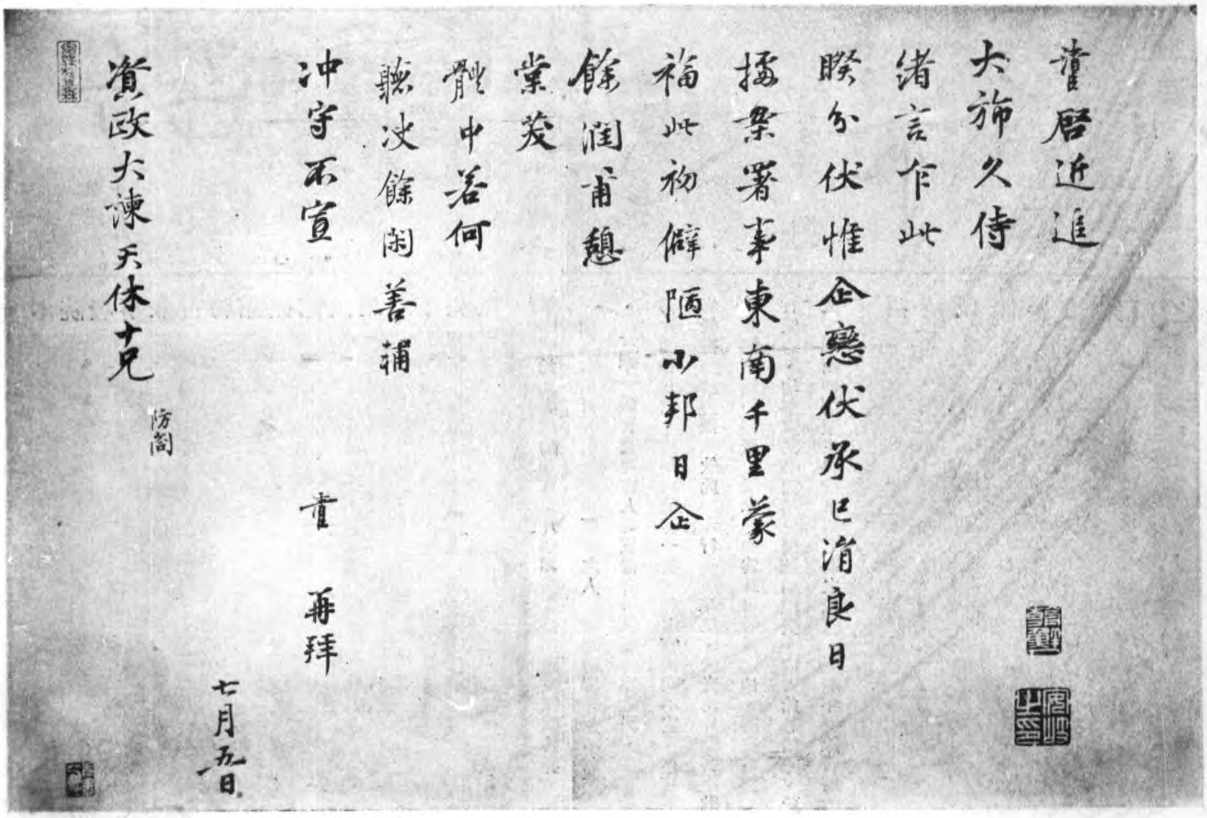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宋葉清臣行楷書（宋人法書之一）


清臣近進
大旆久侍
緒言作此
睽分伏惟企懸伏承已消良日
攝榮署事東南千里蒙
福此初解陋小邦日企
餘潤甫想
棠茇
體中若何
聽決餘閑善補
沖守不宣
資政大諫天休大兄
防閤
清臣再拜
七月五日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勘誤
第二十五期第二版宋元明人畫冊之「四」譌作「一」
第二十六期第二版宋元明人畫冊之「四」應遞推爲「五」
第二十七期第二版宋元明人畫冊之「五」譌作「一」應遞推爲「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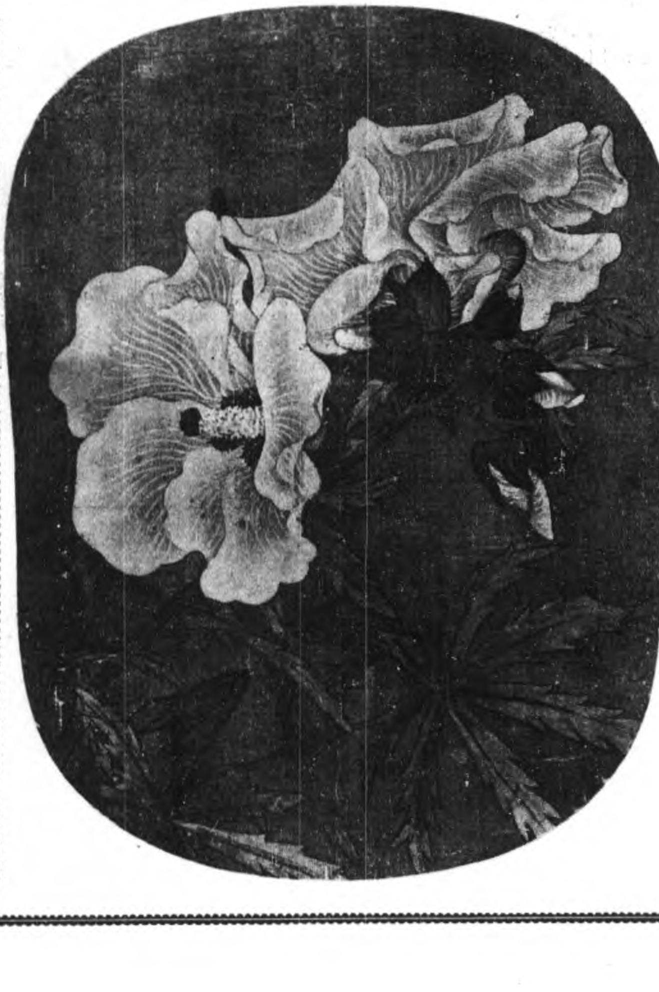
序

春秋列傳序

周之有春秋、勢歟、吳生曰、周之有春秋、猶春秋之有戰國也、夫周出於王、春秋出於伯、戰國無伯矣、春秋諸臣者、其伯之極顯、而王道之逾微乎、然皆未易才也、是周之餘教存焉爾、夫昔者文武周公之治、養士之法大備矣、故自家塾黨庠術序至於國學、不一其地、司徒司馬大司成大小樂正、不一其官、而興之以七教、節之以六禮、習之以四術八政以防淫、三物以賓賢、講之射肄之雅、示之祭菜、收之以價楚、而觀之六代之樂、其規條節度、豈不極盛也哉、故士牛其時者、

（接閱第三版）

宋元明人畫冊之七（無款）



葉清臣、長洲人、字道卿、好學善屬文、舉天聖進士、寶元初爲兩浙轉運副使、疏盤龍匯滬瀆港入於海、民賴其利、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三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言多切劘權貴、擢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知河陽卒、有文集、

明居節品茶圖

此幀曾見本刊第二十四期、因原影係點查時所攝、尺寸太小、欵題不全、茲查取原幀另攝此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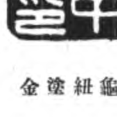
耳目之所安習、意志之所厭飫、日漸而月涵之、猶性生也、世至於春秋、末矣、然庠序固在、布之方册者昭焉、若諸臣者、非列國之支庶即鄉黨之俊造也、西都之舊、猶有承焉者、是以服職者守周官、論學者宗周道、徵文者秉周禮、覽德者觀周樂、言議風采、憲籓際而稱先王、彬彬然其有遺風乎、五伯起而德音微、古意衰矣、飛揚震耀、學士翕而從焉、故觀於管仲苞茅之問、而知奉辭之意徵也、晏嬰祝其之相、而知會好之禮壞也、叔向平丘之盟、而知威力之益以競也、行父摩笄之戰、而知忮心之日有長也、荀吳晉陽之入而知弔伐之不可復見也、至於舒敗狄而戰法亡、友如陳而時聘廢、刑書鑄而僑繆、幣玉重而韓貪、之數子者、非當世之傑然者乎、而胡俛焉以入於俗、功利之日新而巧捷之機勝也、勢乎勢乎、從橫之士鼓而儀衍之椎輪乎、故天下之勢猶水、禮教猶坊、坊誠設焉、雖奔流怒川莫之害也、坊決而滔天矣、然則春秋之不復於周而卒爲戰國者、豈獨此諸人之罪也哉、覽學校之廢興而風俗覘矣、諸臣舊無專傳、無專書、是編也、緝於廬守周大夫而實承梅國中丞公之美意、小子受而讀焉、因感盛衰之由而知教之不能已也、遂言其故、然纂於書而莫之有讓者、亦承公意也、

（未完）

宋梁楷潑墨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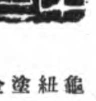
梁楷、字白梁、風子、東平相義之後、嘉泰間畫院待詔、賜金帶、善人物山水道釋鬼神、師賈師古、青過於藍、但傳世者、皆草草、謂之減筆、

關中侯印之一



龜紐塗金

關中侯印之二



龜紐塗金

沈石田山水册出版

此册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册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刻已出版購者從速

繪事雜錄（續）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踈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此六長也、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養性門

衛永叔輯繪妙　（續）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惟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松、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躡、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跡、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鑑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鑑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鑑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書、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於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唐人五代絹素麓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所交除單夾小衣外、以貂皮天馬及一切珍貴皮貨爲多、價値頗不貲、同人不知物品所在、多由內務府帶來內監員役指點搬騰、彼輩意在多得、不論何物、隨時均欲順手携取、秩序頗難維持、及十二時、例應退組、時機緊迫、情尤皇遽、勢頗紊亂、余與馬隅卿先生內外照應開導聲說、異常困難、反復告以如有未完物件、不妨下次再來、乃亦充耳不聞、時已過午、無可如何、乃令軍警干涉停止、於是蜂擁而出滿載而歸、下午余以事他去、情形不悉、有人謂物品一出神武門、即由內務府人自行分取者、有人謂溥儀對內務府欠債榮榮、目下無論所得何件、均以歸還舊欠爲先、並無實惠及其個人者、吾人於清查內務府檔案之中、發見清室退位以後賬目、有每年開支仍爲六百萬元、不足則均歸入積欠內務府墊欵下之賬、以此推之、前說是否可信、雖不可知、而後說則固確有根據也、是以本會同人初無利人貨財之心、故慨然允與提還、旣則知爲上當、祇得下不爲例矣、其溥儀取物詳賬、已附物品點查報告第三編第四冊、養心殿報告後、玆不復贅、吳先生曾有文述內務府竊食清室內容、題曰溥儀先生、其言至爲痛切也、文曰

寃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寃哉溥儀先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裡、敞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柱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傘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寃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他密勿通風、必要送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一)耗子、遺老是也、(二)癆蟲、皇室奴才是也、(三)鱷魚、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未完

清室取物第二日之組單

故宮博物院影印道咸同三朝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故宮月刊
清式帝后像